



地名掌故

丁所老街的街巷

□程太和

今年初的海安市李堡镇人民政府工作报告中说,继续推进丁所集镇整治提升,全面提升集镇形象,打造具有历史传承气息的休闲文化商业街,叫响“丁所羊肉”“冰雪酒”等美食品牌,增强人流、物流、资金流吸附力。

丁所集镇位于海安市李堡镇南郊,历来是李堡镇的南大门,是海安东乡、如皋东北乡的重要集镇。2020年3月,丁所集镇入选《江苏省传统村落名录》,近两年,海安市及李堡镇对丁所老街进行了保护性修复,按照修旧如旧原则,尽量还原老街风采。

丁所老街,形成于明清,青砖黛瓦、前店后宅、悠悠小巷,极具江南小镇之特色。百年前的丁所有横(东西向)竖(南北向)两条街,形成“丁”字形街面。上世纪50年代中期,因贯穿集镇中心的耕茶河(旧称“串场河”)扩宽,集镇河南的竖街逐渐消失。而集镇河北的横街毅然保护完好。东西向的横街至东向西有八条街巷现还基本保持原貌。

最东边的街巷叫“茶庵殿巷”,这条巷子现在看上去很一般,旧时却很有名,一条小小的巷道及其附近有三座庙宇,分别是:茶庵殿、灵官殿、关岳庙。茶庵殿不算太大,只是一个三合厢的道观。灵官殿、关岳庙的规模就比较大,两座庙宇相排并列,屋宇雄伟,宝塔城形建筑,距镇四五里路远就能看到大殿屋顶,其建筑始于清顺治年间。每逢农历九月十五日大兴灵官圣会,镇上每户扎成多种多样的玻璃明塔灯,行会时的队伍拉长一华里多,庄严隆重,甚为壮观,每逢会期,有如皋城的达官公子、少爷、小开、太太,沿如(皋)李(堡)公路乘汽车前来观灯,也有周围四乡八镇群众纷纷云集,小集镇显得分外热闹。“茶庵殿巷”西边的巷子叫“塘巷”。这条巷道因巷子的顶头有个池塘而得名。“塘巷”南端偏西的老街上旧有过街楼,过街楼不远处有丁所老石桥。过街楼是1938年农历四月二十七日(公历5月26日)日军侵占丁所时被日寇烧毁的,以后再也未能恢复。据《海安县志》记载,当年日寇在丁所烧毁了民房、店房970余间,杀害百姓百才、李长银等72人。“塘巷”西边的巷子叫“老店巷”。“老店巷”因街口有老杂货店而得名。老店巷内现在还有几幢晚清时期的老宅。上世纪七十年代有房屋被改造为旅社。“老店巷”西边的“任家巷”因大多为任氏家族居住而得名。“任家巷”一带旧有任裕昌粮行、任裕昌杂货店、任德昌酱园店、任氏染坊等店铺。合作化后,此巷道北端设有酱厂,每年秋末不少农户到酱厂出售萝卜干,小小的巷道到处挤满了人。“任家巷”西边是“土地祠巷”,这可是小镇上最宽的一条巷道,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在巷道北首建起了丁所公社大会堂,因“土地祠”带有旧俗色彩,人们将“土地祠巷”改叫了“大会堂巷”。这条巷道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可是丁所街上最热闹的一条巷道。巷道南端的河边上运输码头,码头上来即为大街,大街西侧是丁所供销社生活资料门市部、生产资料门市部,门市部后面是供销社的办公室、物资堆场,堆场上,竹篱笆将农家肥、煤炭、建材、陶瓷等分开隔离。巷道东侧是副食品商店(俗称“八鲜行”)、信用社、幼稚园、供销社棉花收购部、茧站等。巷道顶端的大会堂,县城镇电影队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到此放一次电影。过了“土地祠巷”西侧的供销社门市部,再向西走一点,有条巷子叫“笼店巷”,这“笼店巷”因有徐家笼匠店得名。“笼店巷”街口上的李文生杂货店房屋高大,五十年代中后期农业银行丁所办事处曾设于此。“笼店巷”向西没多远,是“刘家井巷”。“刘家井”固然因刘家老井而得名,刘家井的井水清冽甘甜,远近闻名,以致刘家井东边的小河也叫刘井河。刘家井街口处有朱家佬儿糖船,这糖船是安顿在河岸上的小木船,经营糖果、小百货等,逗在河岸上的小木船很有趣,小孩子最喜欢光顾此处。据老人回忆,刘家井街口的供销社收购部以及后面的茶食房,旧为朱麻子发电厂。小小的乡村集镇,过去也有发电厂,足见当年丁所的繁华。“刘家井巷”也有几处清末民初的老宅,我的数学老师程绪言家的老宅就有上百年的历史,七架梁的老瓦屋,东到西全是闾子门,气派得很。过了供销社收购部,向西走一点,是“自然巷”。“自然巷”南沿河下旧有一老码头,这老码头既是丁所轮船站的码头,也是搬运工人上的货卸货码头。“自然巷”向西的街道有点坡度,再向西就到了老街的顶头。老街顶头是旧时的如李公路与丁所大桥。

如今的丁所集镇,为了留住乡愁,留住老街之根,修旧如旧,老街风貌依存。又见老街炊烟,思乡游子心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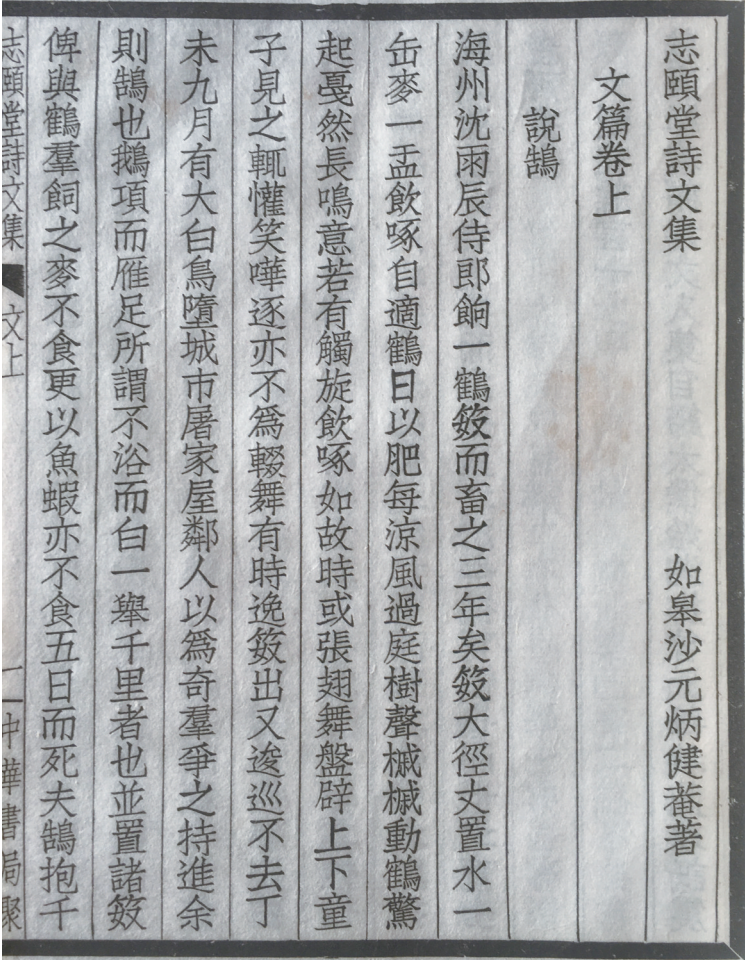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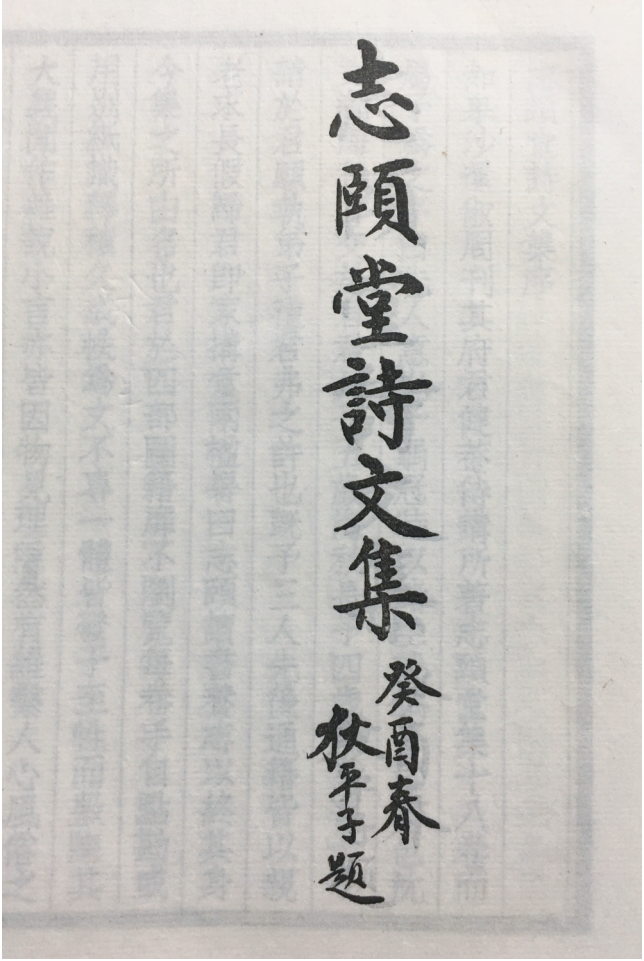
征稿

“城市记忆”设有传家宝、老照片、史海回眸、地名掌故、江海风物、老建筑、习俗杂谈等栏目,欢迎投稿或提供采访线索。来稿尽量图文结合。

投稿邮箱:574911059@qq.com

《志颐堂诗文集》中的沙元炳

□筱 契



《志颐堂诗文集》书影

一文一诗,一直接一委婉,自谦“衰庸”之人、自称“弃掷名心渐老翁”,表达了强烈的归意:“春江着意催归性,岸杏墙桃已自红。”此后,“弃掷名心”、半退隐状态的沙元炳,对如皋近代的实业、商业、水利、民生等方面的发展,都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如《如皋商务会碑记》精准看到了商业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南洋劝业场湖北分馆竹楼茶憩》一作,乍看只是记述了南洋劝业会上号称“茗谈之所,湖北馆之竹楼”这一“颇合骚人雅士之心理”的场景,实则这是一次产品推广之行,在此劝业会上,如皋火腿名声大振,获优异荣誉奖。《偕烈卿勘黄港,遇雷雨饮宿江店作》则记述于一次雨中勘测。《如皋防疫公所成绩序》记载了民初上海发生疫情并传至南通,如皋及时防疫并由此催生了如皋县最早的“公立医院”等等。此外,《春分后日日雨杂以雷电冰雪,慄如深冬,余悲夫天行之失序以殃吾民也!乃赋斯诗》《闻关东鼠疫甚,作诗哀之》等则表达了更广泛的、“进亦忧,退亦忧”的情怀。

志同道合的交游圈

《诗文集》中,藏着沙元炳平静而又热闹的朋友圈。《诗文集》序言称:(沙)“晨夕集诸朋旧门人,迭相唱和”,“自其同郡老友张啬庵先生外,当代公卿大夫郎简时至,常不见省答,故其集中所存平生知交姓字,大率为乡里布衣诸生也”。可见,沙元炳的交游,清高而又率真,挑剔而又广泛。

沙元炳的第一朋友圈,约有南通张謇、泰兴金鉷、沈海秋,本县周松孙、张树屏、冒鹤亭、许情荃、祝寿慈等人。不得不说的,是沙元炳与张謇的交游,一部《诗文集》虽不及《张謇日记》厚重翔实,但却可以很好地印证与补充《日记》。二人同年(进士)、同志向。他们的交集不仅存在于兴教育办实业的大事中,更在生活、精神的渗透中。他们一起面朝大海:《张退庵、啬翁招游狼山观音阁便到望海楼小憩》;一起观雪吟诗:《雪霁过啬庵出示梅欧

农学博士某君游如皋,席上谈及彼国小学尚读《论语》《孟子》感而赋此》表达了在推行新学的同时也要传承传统文化的理念;《丰利场公立两等小学校校长纪念碑》则对同样致力办学的友人潘荫东给予肯定和褒奖。

致力于乡邦文献。沙元炳是如皋历史文献重要的收集、整理、传承者:“所为传记、碑铭诸作,凡邑人忠义节烈之行,以及庸言庸行之谨,多所表彰;而乡贤之诗文遗集亦多所题记”。如《诗文集》中篇首的《胡安定先生中庸义序》《胡安定先生春秋义跋》《王观扬州赋序》以及《明礼部侍郎李公备传》等,都以传承者的角度,对如皋先贤进行了解读与再叙述。而《如皋疆域考》《如皋立发桥碑》《改建丰乐、迎春、宣化、谢恩四桥碑记》《募修如皋城隍庙后楼缘起》等文,则以严谨翔实的态度,对如皋历史进行了梳理、考证、记录,这也为此后其主持编修《如皋县志》打下基础。一部《沙志》(对沙元炳主持编纂的《如皋县志》的简称),虽因时局经费等仅印5卷(其余为手稿存世),但却是如皋编志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而对于散失在外的如皋先贤遗存,沙元炳饱含深情,留心收集,如《丁未六月,项硃轩得霞起楼李氏旧藏倪元镇手写中秋夜诗,因为乡先辈遗物,遂家以归。余中秋前一日夜坐志颐堂,时积雨初霁,月色皎然,重展此册,抚今怀古,触事增凄,作诗酬硃轩》,一篇诗作,记述了从友人处索回乡贤、“天崇五才子”之一的李之椿遗存的倪云林(元镇)手稿的经过,以及睹物思人的情感,叙事抒情,借古叹今。

致力于实业民生。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沙元炳被推为如皋县民政长(相当于县长),1914年,任水利会会长、清丈局局长,1915年,开办测绘局,测绘如皋县域。其间(1913年),沙元炳又被推选为省议会议长,后辞不就,《诗文集》中《答张策清、潘丹仲论辞省议议长书》《赴江苏省议会,舟行至唐闸病作却回,赋二律》二篇,

历史人物

民国“中华书局聚珍仿宋版”《志颐堂诗文集》,线装,十八卷,六册,是研究如皋乃至江海地区清末到民国时期历史、文化的重要文献。著者沙元炳(1864—1927),字健庵,如皋近代第一名贤,光绪二十年(1894)中进士,《志颐堂诗文集》为其遗著。透过《志颐堂诗文集》(以下简称《诗文集》)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到一位生动、鲜活、立体的修身齐家安天下的先贤形象。

有担当有作为的乡绅

在《诗文集》中,行走着一位有担当有作为的乡绅。

1894年,沙元炳高中进士,1898年授翰林院编修,加四品官衔。但因时局动荡、朝廷腐败,沙元炳以侍奉二亲为由请长假归乡,此后一生致力于家乡的教育、实业、民生。《诗文集》中记载的足迹,让人们看到了一位近代如皋历史的见证者、建设者和记录者。

致力于兴教办学。沙元炳对如皋当地的贡献,影响最深最远的莫过于兴教办学,自1901年,先后牵头创办了如皋公立高等小学堂、如皋公立简易师范学堂、如皋乙种工业学堂、如皋私立乙种商业学堂等诸多学校。更难能可贵的是,协助同年进士、当时县令周松孙重建了半工半读的士族孤幼学堂,供贫困子弟接受教育。而其办学的经过以及对学校的管理及教育理念,都可以在《诗文集》中找到痕迹:如《士族孤幼学堂碑文》记载了孤幼学堂的办学经过;《从安定学校乞柳》《安定学校门外池荷盛开,时暑假散学,招同校诸友酌酒赋诗》二诗借“柳”“荷”二物表达对新学教育成果的期待;《过树屏旧居悽然怀旧》《祭张树屏中书文》《会树屏葬》等诗文表达了对共同创办如师的张藩(树屏)的深切怀念。《日本

庙桥小学

□吴森生

史海回眸

在今天的南通开发区小海镇和通州区张芝山、姜灶三镇交界的姜张公路旁有个没落的小镇——大圩镇,大圩镇最东头有所小学——庙桥小学。虽然该校撤并已经十几年,但在革命战争年代所作过的贡献,在淮海革命战争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笔。

庙桥小学创办于民国二年(1913),这个地方到附近几个镇姜灶、小海、张芝山、三圩头都有七八里十来里地。清中后期大圩镇的陈家出过一个举人,那个举人办过私塾,庙桥小学就在陈家私塾的基础上办起来的,刚开始就在庙桥河边的城隍庙里。抗战和解放战争期间,在那教书的基本上都是共产党员,他们以教书

为掩护,积极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发展党组织。南通县文教科长江一帆烈士也曾经在那教书,顾绍曾、骆化、陈润东、陈占祥等烈士都是从庙桥小学走出去的革命者。那时学校一边上课,一边派几个学生在学校南边糖坊头站岗放哨,发现敌情以投掷泥块为暗号。

解放前后一段时间,除了乡镇上有完小外,农村只有高小,而庙桥小学是特例,解放前就有了高小,甚至办过中学。

1942年,为了适应当地斗争形势的需要,姜灶镇的复旦大学毕业生樊伯平先生根据通海行署指示,于姜灶西南、张芝山北、小海东的三乡镇的边界地区,借用庙桥小学部分校舍和张盛裕杂货店酒店部分房屋,以地方人士名义创办一所中学,命名为通州中学,引用沈燕谋在上海创办的“通州中学”的校印,校长仍是沈燕谋,樊伯平任教务主任,教师有江一帆、邵志冲、顾昌祖、陆师友等,开设三个

初中班。学校坚持抗日民主教育,教师工作认真,学生学习勤奋。1943年,反“清乡”斗争形势日益恶化,通州中学停办,樊伯平与邵志冲同去川港孝思中学任教。

庙桥小学早期校长查考无据,解放前校长有李成仁、彭龙仁、王信元,解放后有施伟、倪亚民、孙立贤、柏汉兴、陆志元等。王信元是解放战争时期任校长的,解放后大家才知道他是我地下党。他白天负责学校工作和授课,空闲之余搜集情报,晚上和党组织联系,解放后王信元在上海南汇粮食系统工作。施伟解放后任校长,三圩头人。解放后,庙桥校建了南通县第一批校舍。施校长处处精打细算,多少木料砖头石灰,甚至几只椽子钉,拦檐钉,踏脚木钉都计算清楚。孙立贤校长是小海镇上人,他服从组织安排,夫妇二人到校任教,为了不影响教育,家里请了人带小

孩。有一年正月十四开学,漫天大雪,开学就是命令,他踩着没膝深的积雪,步行十几里路赶到学校。陆志元校长是教师世家,他的曾祖、祖父、叔叔、堂妹、女儿都是教师。

庙桥校不仅战争年代人才辈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英模涌现,人才济济。1960年6月5日,青年教师王建芳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全国科教文卫群英会,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刘少奇的接见。1985年,庙桥校毕业的施洪平在老山前线光荣牺牲,被迫记三等功。福建省教育厅长朱永康,解放军空一师师长董维强大校,通大附院心胸外科主任医师教授董汉宣等都是庙桥校毕业的优秀人才。

庙桥小学2005年9月撤并到朝阳小学,曾经的庙桥小学虽然是一座乡村小学,但是她走过的革命风雨历程不会随着她的消失而磨灭。